

第

3

代
学
人
自
选
集

1
第
辑

山
东
教
育
出
版
社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南帆 著

敞开与囚禁

尚

于

上

区

木

南帆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王元化

主编



第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敞开与囚禁 / 南帆著. -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 王元化主编)

ISBN 7-5328-2671-6

I . 敞… II . 南… III . 文学评论 - 文集 IV . I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6609 号

第三代学人自选集

王元化 主编

敞开与囚禁

南 帆 著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 2023919 传真: 2011455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12 印张

插 页: 5 插页

字 数: 272 千字

书 号: ISBN 7—5328—2671—6/G·2457

定 价: 18.4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心智的自由

这部著作汇聚了我个人较为重视的一部分思想作品——一些论文，一些学术随笔，少许的访谈录。

这些作品的重新编辑不断地诱使我想到了个人的学术命运：什么是我所能够从事的学术？换言之，我能够在社会文化光谱的排列之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多年之前的一个深秋，我遇到了一个昔日十分敬重的同行，目前他正在境外的一所大学执教。我认真地问他，是否依然兴趣“中国问题”——当然，这

个借来的名词指的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不待我详细地解释，对方已经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们都对这个名词心领神会。

我想，恐怕我的思想已经很难挣脱“中国问题”的纠缠。长期置身于这片土壤，这片土壤之中的许多问题不仅时时扑入我的眼帘，而且还激动了我的思想和神经。这种激动在许多场合转换成了学术式的思考。只要这种激动未曾中止，思想的源泉就不会枯竭。我深知，许多人的思想源泉不尽相同；无论是理论阅读、实验操作还是资料清理，不同的思想源泉都可能企及相对的巅峰。人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互相模仿。我想说明的仅仅是我自己：如果学术是一个寄身之所，那么，“中国问题”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当然包括“中国问题”背后极为庞大的文化传统。

但是，如同中国是全球文化视野之中的中国一样，“中国问题”的考察同样需要一个博大的知识背景。“中国问题”不仅可以置身于四书五经之中给予阐释，同时还可以置身于马克思、弗洛伊德或者福科的学说之中给予分析。知识背景愈是广博，集聚到每一个问题之上的思想压强愈大，思想的穿透力也就愈强。对我来说，人文学科出现的诸多学派带来了强大的震撼和启悟。它们在破除思想成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远比寻章摘句重要得多。这些理论家的基本思想构成了知识背景的一个部分，为“中国问题”的考察提供种种重要的参照坐标。另一方面，我还要时时警觉地意识到，不能让自己的思想闷死在一批批纷至沓来的理论术语之中，让“中国问题”毫无抵抗地成为这些术语的现成例证。许多时候，这些理论术语同样是一种遮蔽——它可能以一种理论的强制掩盖、曲解和删改事实的真相。我察觉到，不少人在这些理论术语面前缺乏必要的“影响

的焦虑”。他们的生吞活剥几乎到了惊人的地步。不难看出，“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未定的匿名状态，没有任何现成的描述可以抄袭——这样的描述只能等待我们自己。

我明白，这种学术兴趣以及进入路线同一代人的经历有关。这一代人曾经长期处于社会的漩涡之中，每一次沉浮起伏均可能涉及他们的生存命运。这决定了他们对于“中国问题”的切肤之感和投入程度。事实上，历史正是以这种形式将社会责任赋予他们。这是他们与“中国问题”的互相承诺。然而，这种状况同样隐含了这一代人知识训练的欠缺。他们的中、小学教育通常不正规；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只能支离破碎地接触20世纪以来的理论思想资料，慢慢为自己拼凑出——而不是从课堂上了解——一幅现代学术形势图。一些年轻的同行曾经羡慕这一代人的下乡经验。他们的眼里，这是一场难得的人生历练。可是，并没有多少人考虑到这场历练所偿付的代价——数年学习的黄金年华被切除了。如今，这一代人的学习常常显出一种迫不及待的紧急。他们企图在短暂的时间里掌握百余年的思想文化史，并且匆匆忙忙地边学边用。这显然影响了学习的质量，同时在一些人之中形成了以“新”炫时的惯性。过多知识品种的压迫让不少人丧失了深思熟虑的品质，引经据典的背后已经看不到思想活力了。这一代人往往兼收并蓄，驳杂不纯，这种状况利弊并存。人们可以说，许多思想大师视野开阔，不拘一格，博采众家，左右逢源；另一方面，如果无法冲击大师的位置，学无专长和泛泛而论就会成为一个显眼的缺陷。我已经看得很清楚，我所能从事的学术很难回避这一代人的兴趣、视点和局限。

也许，不止我一个人考虑到上述问题。我看到，不少同行在各种场合参与了如何从事学术的议论。在他们敬佩的叙述之

中，一些久违的国学大师开始重见天日；同时，一些体现传统学术风格的刊物应运而生。当然，争论随即出现。一些人认为这种学术废弃了思想功能，另一些人接受不了这种学术的正统姿态，嘲讽地称之为学术霸权。在我看来，任何一种类型的治学方式都可能达到至高的境界，颁布一个统一的治学模式是愚蠢的。人们可以见到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这样的大师，也可以见到尼采、维特根斯坦、巴赫金这样的巨匠。两批学者的治学之途迥然相异，但他们都沿着自己的方向走到了极致。投身于学术，首先要将学术想象成心智的自由驰骋之所。如果缺乏这样的条件，学术对于我就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谈论法国结构主义学派的时候，人们曾经发现两个类型的学者。一种称之为“高结构主义”，如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或者罗兰·巴特。他们思想活跃，不拘成规，时常作出明星式的表演。与之相反，另一种则称之为“低结构主义”，如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洛夫。他们的成绩坚实，可靠，有章可循，易于分类归档。通常，那些资深的师长总是劝诫入门的学子从第二类学者做起。第二类学者是规范的，常态的，更适于成为多数人仿效的榜样，也更易于为常规的学术机构承认与接纳。他们很少对于既定的方向表示怀疑；兢兢业业致使他们保持了稳定的行进速度。相反，第一类学者在炫人耳目的背后往往冒着巨大的风险。他们热衷于重新设置方向而不屑于沿袭承传下来的问题。第一类学者的原创精神和思想实力可能为他们赢得令人羡慕的声望，这无形地召集了众多的追随者。然而，又有多少人意识到第一类学者所承受的压力——又有多少人意识到，他们的智慧和精力完全可能扑一个空？

第一类学者的约束在于必要的答辩制度。创造通常包含了前无古人的性质，这同时也为创造的鉴定带来了困难。许多时

候，人们不是将创造理解为深刻的思想出击，他们更多地将“初级的陌生”当成了创造。这无形地为冒牌的“伪创造”敞开了大门。这个意义上，答辩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闸门。尖锐的辩论在于撕破伪装，同时宣布真正的创造是怎么回事。然而，至少在目前，答辩十分匮乏。除了研究生毕业的例行公事，真刀真枪同时又确有质量的答辩颇为罕见。不少堪为一辩的论文得不到应有的响应；许多学术会议回避了严格的讲评。自不待言，正常的学术答辩需要一个清明的学术气氛。长期的政治紧张无形地毁坏了基本的学术信任。人们深恐学术上的交锋被别有用心地导入政治轨道。于是，在许多场合，学术答辩因为可能的意外麻烦而被意外地省略了。这破坏了创造和鉴定、自由和严谨之间必要的平衡。许多人甚至因之丧失了为自己观点负责的习惯。

从事学术必须遵循基本的学术公约，否则将在答辩之中受挫。但是，循规蹈矩并不是一切。人们已经看到了大量无可挑剔但又不痛不痒的研究。这种研究背后没有境界，没有激动人心的东西，没有精神量级。“精神量级”是我所喜爱的一个概念——“量级”一词是从体育竞赛之中转借过来的。“精神量级”隐喻了一种综合的评定：智慧，思想深度，组合和穿透能力，视野，气魄，原创性，等等。这并不是多读一两本书就能如愿以偿的。当然，隐喻仅仅是隐喻。我很难——也不太愿意——更为清楚地解释这个概念。我能够感觉不同“精神量级”的差距，并且力图为自己设定一个不至于过分轻松的目标。这就够了。

目 录

自序：心智的自由	001
----------	-----

文学话语的空间

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	003
札记：知识与人格	017
语言现实主义	026
先锋作家的命运	049
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	055
《马桥词典》：敞开和囚禁	079
叙述的秘密	
——读李锐的长篇小说《万里无云》	094
文类与散文	115
诗与日常主义	137
批评：话语再生产	142

背景与框架

论文学传统	175
大师和我们	206
“本土”的歧义	210
人文精神：反抗的功能	217
人文精神：背景与框架	222
诗意的中断	
——读韩少功 1985 年之后作品	234
先锋的皈依	
——论北村的小说	252
话语权力与对话	271
大概念迷信	281
学术视域及其他	289

冲突与对话

冲突的文学	305
文化动力·人文学科·解释体系	321
人文精神·文化基因·文学批评	327
对话：文学与市场	334
人文学科的未来	340
论口号	343
文化褻渎	349
泡沫文化	353
包装的神话	359

个人姿态与对话	366
自由与享用	370

1

文学话语的空间

知识·知识分子·文学话语

知识分子的主题再度浮出话语的水平面，在某些刊物、报纸和某些圈子的聚谈会之间流行。不难察觉，目前这一主题的再现不是来自思想资料的长足积累或者学术逻辑的必然引申，而是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作出回应。换言之，历史布景的急剧变换驱使知识分子重新为自己定位：或者重申这个阶层的社会职责进行自我鞭策，或者为这个阶层传统角色所遇到的难题深感迷惘。

这样的现状可能暗示了另一个处理这一主题的维面。这里，我打算暂时避

开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根据知识与知识主体的关系谈论知识分子。这种关系是分析知识分子处境的一个重要参照。现代社会，神学式微之后的许多知识均归附于科学的名义之下，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科学知识通常体现为一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具有相当严格的规则。从学科逻辑、大师的榜样到实验室操作程序，这一话语系统的规则得到了层层贯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分子首先是一批使用这种话语系统的人。这意味了什么呢？

这样，我有理由对不少知识分子所感到的危机作出分辨：这场危机来自话语系统内部，还是来自使用这一话语系统的主体？最后，这一话语系统是否也存在着阿喀琉斯之踵？

知识分子再度从中心位置滑向边缘，这个事实通常是作为一个危机的表征被认识的。许多现代知识分子可以毫无惋惜地放弃谋士或者幕僚的身份，放弃参与政治运作的机会，但是，他们却不能轻易地抛开文化中心，不再充任一个社会的精神领袖、启蒙者或者公理代言人。通常看来，失去了文化中心显然将导致知识分子传统的中断——他们亦将失去注视公共事务、关怀人类命运的制高点，失去担当社会良知的精神高度和号召力。可是，商业社会的骤然降临迅速暴露出知识分子的尴尬。“士”所栖身的历史环境已经彻底过去；在金融与商品的巨大声势面前，知识分子的音量微不足道。股票行情与广告夺取了大众视域的时候，知识分子的艰深言辞又有什么吸引力呢？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丧失了召唤对象以后，类似的追问迟早要出现：如果不是传统的精神残迹或者个人的道德修养，知识分子

社会关怀的真实依据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日常起居无法脱离尘世的供给系统，知识分子所赢得的个人待遇与他们的注视范围形成一个反讽形象；除了他们所使用的话语系统，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秉赋？什么使他们仍旧保持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在我看来，恰恰是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是，主体并不是自由和自足的：主体仅仅是语言结构之中的一个成分，主体的位置是由语言结构设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话语系统同样体现出一种强大的规约力。尽管科学的话语可以按照不同的学科类别显示种种的差异，但是，这种话语的基本规则是统一的。进入这个话语系统首先必须遵循理性原则。这个话语系统内部，人们有义务坚持真理，怀疑权威，宽容异见，舍弃独断和迷信。为了有效地保持上述特征，这个话语系统通常在逻辑、论证、追问——而不是想象或者臆测——的轨道上运行。众所周知，这种理性原则是科学工作者的纪律，所有服从这一话语系统的人都不能任意违背。事实上，这也就是知识对于知识主体的基本规定。许多知识分子的性格原型——例如理性、严谨、精确及至刻板、保守——无不可以在这种基本规定之中得到解释。

如果将知识分子看作这一话语系统下面的共同体，那么，这一话语系统所包含的理性原则就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人格。众多知识分子的社会来源不同。他们可能出自书香门第，出自官宦世家，也可能出自穷乡僻壤，出自平民百姓。同时，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经历、修养和气质也千差万别。一些人可能风趣、豪爽，另一些人可能拘谨、严厉。尽管如此，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却是一致的。这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向社

会展示的特征。

显而易见，这种职业人格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职业的范围。它可能在职业范围之外成为一种伦理规范。C·S·皮尔士谈及科学的客观与公正时认为，观察性科学所使用的逻辑是与推理者结合在一起的，它意味了一种合理和公正的伦理学。^①默顿从四个方面表述了科学的精神气质：普遍论——真理必须接受非个人的标准检验；共产论——科学发现属于共同体和社会协作的产物；无偏见的公正态度和有组织的怀疑精神。^②这种精神气质甚至在科学家之间形成了制度。如果将这种制度延伸到公众社会之中，它将显示出一个理性和自由的模型。库恩从科学的理性活动之中看出了某种民主伦理学的内容。在他看来，那些忠于科学真理的人们之间可能形成一个小小的民主社会。这里的公民参与所有的决定。他们选择某些人的思想、理论或者建议，同时又不断地予以检验，去伪存真。此外，这种科学的民主还具有另一种需要尊重的品质：“我曾经强调过的社会协作是同对个人工作的特别尊重结合在一起的。假如古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古典社会主义的冲突性主张将在一个完全健康的社会中得到调和，那么我相信，它将反映出科学内部的独立性和相互依存性的这种美妙的合法性……”^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知识分子的职业人格同时暗示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功能。换句话说，职业人格不仅是知识分子从事专业活动的基石，而且是他们社会活动的原则。知识分子在职业范围之外批判什么，赞许什么，倡扬什么，他们的基本立场同样依赖于职业人格的规范。

一个社会的话语光谱之中，知识的话语系统不可替代。它

①②③均参见 M·W·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580～586 页。